

**爲肅清一切暗藏的
反革命分子而鬥爭**

上海人民出版社

爲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鬥爭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爲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鬥爭

*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上海紹興路五四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號 1216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1 1/8 字數 21,000

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二次印刷

印數 30,001—75,000

定價 一 角

目 錄

一	階級鬥爭的規律.....	1
二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對人民事業的危害.....	5
三	提高警惕,反對麻痹	11
四	提高政治覺悟,學習辨別反革命分子的本領	17
五	堵塞漏洞,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25
六	積極參加鬥爭,以實際行動保衛社會主義 革命事業.....	31

一 階級鬥爭的規律

我們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正在進行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這個正義而偉大的事業，是中國人民幾十年來所嚮往着的，這一事業在經過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即大約經過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就能勝利完成，到那時，我們祖國就將成爲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但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事業，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所有的進展和工作的成就，都是同我們對國內外敵人的鬥爭分不開的。我國人民和全世界一切進步人類，看到我們正義事業每一步進展和每一個成就，都表示衷心的歡欣；但我們的敵人，却把這一些恨之入骨，因爲敵人知道，我們事業的每一步進展和每一個成就，都給他們帶來了滅亡的威脅。因此，敵人就千方百計地採取一切陰險、惡毒的卑鄙手段，從各方面來破壞我們，想挽救他們的死亡。

人們要問：幾年來在各項社會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我們不是已經肅清了很多反革命分子，給敵人很大打擊，爲什麼他們現在的活動反會更猖狂，更厲害？是不是反革命分子的力量增加了呢？

我們說，這是階級鬥爭的規律，這不是數學上的加減法。數學上減去一個就少一個，而階級鬥爭却不是這樣，反動階級在失敗後，尤其在作垂死掙扎時，他們對革命事業就更加仇視

得厲害，他們的陰謀破壞活動也就更加毒辣。列寧曾說過：“他們的反抗力量，正由於失敗而更加增加千百倍。”我們如果不掌握階級鬥爭這個規律，我們就會在對敵鬥爭中遭受到失敗。

我們應該記得，只在六年以前，我國的大部分土地還是由反革命勢力統治着的，反革命多年的統治所留下的垃圾是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掃清的。我們也應該記得，反革命統治在我國大陸上雖然被徹底推翻了，但是蔣介石賣國集團還在美帝國主義的保護下盤據着台灣，帝國主義還在包圍着我們，我國內部的反革命分子還在受着帝國主義和蔣介石賣國集團的支持。美國在我國周圍設立了大批的間諜組織，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公開叫囂要用“促成內部瓦解”的行動來顛覆我們的人民政權。當然美國和蔣介石賣國集團會不斷派遣特務和間諜到我國來，加強他們的破壞活動。在目前，我們更應該記得，我們正處在階級鬥爭劇烈的過渡時期。過去的未被鎮壓的反革命分子，或雖已判刑而已期滿釋放的反革命分子，在土地改革中受到打擊的地主階級分子，以及其他因為貪污、盜竊、傷害人命等各種罪行而受到正義的打擊的分子，有許多人並沒有就此安分守己，而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又有一部分資產階級分子和富農分子拒絕改造，圖謀反抗。所以，我們也不能設想反革命分子會是少數幾個人，或者會在短期內完全消滅。

事實也是如此，如一九五四年經濟企業系統發生的大小事故中，已查清為反革命破壞事故的有三百四十多起，沒有查清的比這個數目還要多得多。農村反革命分子縱火焚燒糧

倉、森林和農業生產合作社財產，進行兇殺謀害的案件爲數也很多。這種驚心動魄的事實，難道還不能算嚴重嗎？

更嚴重的，目前許多反革命分子的活動比過去任何時候做得更加隱蔽，更加狡猾，他們在人民面前不得不把自己那副反革命的兇惡面目遮蓋起來，偽裝起來，像被揭露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那樣，他們表面上裝得很“進步”、“和善”，混進我們的機關、部隊、學校、工礦、企業和人民團體；混進來以後，就假裝積極，騙取領導上的信任，他們有的甚至鑽到青年團和共產黨的隊伍裏來，“用孫行者鑽進肚皮去的戰術”來進行破壞和暗害。有些反革命分子在工礦企業和交通運輸部門，利用我們的經驗不足、技術不夠，故意製造錯誤的設計，提供虛假的資料，偷改圖紙，造成事故、返工，使生產計劃完不成，或破壞重要機器，毀壞整個廠礦。在農村中，他們篡奪合作社領導、進行挑撥離間，故意記錯帳目，毒死牲口，來破壞互助合作運動和農業生產。敵人從內部來破壞我們的事業，這難道還不能算嚴重嗎？

過渡時期要在我國消滅一切剝削階級，階級鬥爭將隨着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進展，而變得愈來愈尖銳，愈來愈複雜，我們如果不懂得過渡時期階級鬥爭這個特點，就等於思想上解除了武裝，我們就會在對敵鬥爭中遭受到嚴重的失敗。

潘漢年和胡風等反革命分子的被揭露，這一方面說明了我們在英明的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用百戰百勝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又一次戰勝了兇惡的敵人，一方面也反映了隨着

人民革命的勝利發展，階級鬥爭不是變得緩和，而是變得更加激烈和尖銳了。這一切說明了我們只有戰勝敵人的反抗，徹底粉碎敵人的破壞活動，我們才能保證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

二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對人民事業的危害

一九五一年鎮壓反革命時，人人都對那些公開行兇殺人、放火放毒、造謠煽動的反革命分子表示無限的憤怒，因為這些反革命分子公開破壞我們和平幸福的生活，使我們受到物質上的損失。人民政府及時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鎮壓，那時人人都稱痛快。

一部分公開和暴露的反革命分子雖然肅清了，可是還有很多隱蔽的反革命分子，我們却還沒有加以揭露和鎮壓。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用各種偽裝的欺騙的手法，鑽到我們的“肝臟裏”來了。因為他們看到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在人民羣衆中有極高的威信，他們也知道人民民主專政是十分鞏固的，要公開地正面地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權，他們就會遭到人民羣衆的沉重的打擊。因此，他們就採取隱蔽的鬥爭方式，他們把反革命分子的醜惡面目掩蓋起來，甚至偽裝積極分子，騙取人民的信任，暗中却在進行破壞，或者等待機會，來個突然的襲擊，叫我們措手不及。俗話說：“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所以這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我們最危險的敵人，他們對革命的危害也最大。

誰都知道，堡壘即使很堅固，但如果敵人從內部來攻，是很容易攻破的。斯大林曾說：“要實行搗亂和暗害，並不需要大批的人。要建築德聶泊爾工程，就需要成萬的工人。但要

炸毀這一工程，也許至多需要幾十個人。要在戰爭期間打勝仗，可能需要幾個兵團的紅軍戰士。但要在前綫上破壞這一勝利，却只要在某個軍部、甚至只要在某個師部內有幾個能偷出作戰計劃來交給敵軍的間諜就夠了。要建築一座大的鐵路橋樑，就需要幾千人。但要炸毀這座橋樑，却只需要幾個人就夠了。”

從這裏，我們就可看到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嚴重的危害性。以下是一些具體的事例，從這些事例中我們是應該得到教訓的。

河北省有個潛伏在下花園煤礦的反革命分子李德厚，他在一九五四年七月故意違反設計規程，又屢次拒絕職工的建議而堅持採掘，以致發生瓦斯爆炸，使三十八個職工死亡，一百五十六個職工遭到煤氣中毒，並使國家經濟上遭到了極大的損失。

一九五四年一月，安徽蕪湖紗廠被反革命分子縱火，燒毀二萬三千多紗錠，損失達一百六十多萬元。

一九五四年十月，上海石油批發站反革命分子龔阿寶，利用國慶節值班的機會，偷偷地把該站二〇二號油池打開，使石油流入通黃浦江的河溝，企圖引起嚴重火災。幸虧河溝已被堵塞，沒有造成大禍，但石油已被放走二千六百多斤。

一九五四年三月，太原重型機器廠唯一的五噸大型汽錘，剛剛安裝起來不久，就被反革命分子傅家邦故意藉試驗的名義加以破壞。這個汽錘可以鍛造一噸以上的鍛件，每天可以創造一萬元的財富。

反革命分子也千方百計地來刺探我們的軍情，破壞我們的軍事設備。如美國中央情報局派遣的特務黎英，在一九五四年三月潛入廣州，在半年中間給香港美國特務機關送去了有關廣州駐軍、高射砲陣地、飛機場和粵漢鐵路運輸情況等情報二十多件。又如一九五三年三月，某國防工廠助理工程師國民黨分子張韻私改圖紙，造成了廢品和返修品八千四百件，裝成的五百零九件武器，試射時都不能準確發火。這不但造成財產上的巨大損失，而且這種武器在戰場上不能殺傷敵人，反而可能殺傷自己。

我們全國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一切愛國的、善良的人們，爲了發展生產，建設祖國，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是付出了多少勞動，克服了多少困難！但是這些反革命分子只要出一個壞主意，轉眼之間就可以使多少寶貴的生命死亡，無數的財富化爲灰燼。看反革命分子兇惡毒辣到怎樣的程度！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不但在經濟、軍事和其他方面來破壞我們，他們更惡毒地在思想戰線上破壞我們，企圖使我們解除思想上的武裝，企圖使我們脫離黨的領導。這方面最典型最惡毒的反革命組織，就是胡風反革命集團。

胡風和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採取了托洛茨基分子的兩面派手法，把自己巧妙地偽裝成馬克思主義者、革命者和共產黨的擁護者，偽裝成人民的朋友，尤其是青年人的朋友，來迷惑黨和人民，蒙蔽黨和人民的眼睛。他們二十多年來處心積慮地鑽入革命隊伍以至共產黨內，從內部來破壞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事業，破壞共產黨，跟帝國主義、蔣介石國民黨匪幫配合

作戰。

從最近揭露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來看，胡風集團的基本骨幹，原來是一些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分子、反動軍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變節分子等；他們的反革命活動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策略、有綱領地進行的。胡風提出了一系列的反動的文藝理論來反對黨的文藝方針，甚至囂張到公開要求取消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胡風在給中共中央的“對文藝問題的意見書”裏，把共產黨提倡的共產主義世界觀、和工農兵相結合、思想改造、民族形式、為政治服務，認為是“放在作家和讀者頭上的五把刀子”，他要求解散文藝界統一的組織，取消集體領導，停辦現在的文藝刊物，以在文藝思想上有“基本性質分歧”的個人辦的刊物，進行資本主義市場式的自由競爭。他的目的，就是要使文藝界四分五裂，脫離工人階級思想領導，而人工地培養出許多宗派主義小集團出來，讓資產階級思想隨便去佔領和統治。

很明顯，如果大家依照着胡風的綱領去做，也就可以同樣取消其他一切羣衆團體的統一組織和統一領導，造成人心渙散、一盤散沙、無組織無領導的局面！

胡風還把這個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有計劃地分配到各地去“開闢工作”、“聯絡人”、“爭取人”，甚至在中國共產黨黨內安置坐探，盜竊黨內文件，探聽消息。每當黨展開反對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嚴肅鬥爭時，胡風就指揮和策動他的嘍囉“要準備起來”，打開“缺口”，企圖把嚴肅的鬥爭轉化為對黨的領導的攻擊。

從揭露的材料裏，又可以看到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怎樣散佈反動思想，扼殺工人文藝幼苗，破壞工人和黨的關係，使工人脫離政治鬥爭。如天津業餘藝術學校學員金峯，因為他愛寫詩，胡風分子阿壠就拉攏他，麻醉他，使他消極怠工，當領導上向他善意的批評時，阿壠就進一步慫恿他“堅持鬥爭”，使他對組織不滿。又如學員甘永輝本來是團支部委員，正在申請入黨，聽了阿壠說什麼“一篇文藝作品頂一個黨證”，什麼“高舉起你的作品來，就是黨證”以後，就覺得入黨沒意思，覺得學習理論是教條，工作也不積極了，只是一心想當作家。

胡風分子更以卑鄙的手段，拉攏和迷惑青年，並用各種方法挑撥青年和組織的關係，如竊據復旦大學現代文學教研組主任職位的賈植芳，一直在羣衆中把自己打扮成一個熱心培養青年的“教授”，把一批政治經驗不足的青年學生誘進了他的圈套。他首先從“照顧”學生的生活細節入手，請一些他認為滿意的學生吃飯、照相，有時還給他們錢用。他還仔細批改他們的文章，選定題目，甚至為他們接洽出版。賈植芳知道青年人容易為過分的捧場衝昏頭腦，因此，儘管這些人的文章寫得不好，他在批改時還稱讚道：“你的文章寫得不公式化”，“從文章看來，你有善良的主觀世界，如果你能用這種主觀世界擁抱客觀世界就更好。”有時他還說：“你的文章有全國水平，應該積極投稿”，來慫恿學生向報刊投稿；而當有些文章因不合用被退回來時，他就借着這個題目大事發揮，他說：“文壇給宗派、市僧統治住了”，來煽動學生對黨的不滿。於是他又對學生拍拍胸脯說：“他們不出，我替你們想辦法。”於是賈

植芳就替這些人到胡風集團的出版機構“泥土社”拉關係。這些青年學生對賈植芳這種“熱心關懷”，自然是感激涕零了。日子一久，一些純潔的青年就掉入了他預先設好的泥坑。在這次揭露胡風反革命罪行的鬥爭中，據已經查明的，在復旦大學中文系，不但有一般的青年學生，而且還有青年團員、共產黨員被他引誘利用。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以要這樣做，就是要叫廣大的青年離開黨的領導，走上極端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泥坑中去，再利用他們的弱點迫使他們向黨進攻，破壞整個革命事業。

我們要曉得，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各個戰綫上對我們進行惡毒的破壞，都是和美帝國主義與蔣介石賣國集團顛覆我們人民政權的陰謀活動，完全有聯系的，斯大林曾說過：“如果階級鬥爭戰綫底一端在蘇聯有着行動，那末它的另一端却伸長到包圍着我們的資產階級國家國境裏去了。”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到，這些反革命分子狠毒的奸計如果得到實現，那就是反革命的復辟，那就是中國倒退幾十年，那就是千百萬革命者人頭落地。

三 提高警惕，反對麻痹

反革命分子的破壞給我們國家和人民所造成的損失，是非常嚴重而巨大的，這在上一節裏已經說到。但是問題的嚴重性不僅僅在於敵人還繼續存在和敵人的破壞活動，特別還在於我們革命隊伍中間，在我們人民中間，有不少人有着一種極端危險的太平麻痹情緒，這些人中間包括一部分幹部和共產黨員。

這種太平麻痹情緒，蒙蔽了這些人的政治警惕性，使他們看不到當前尖銳的階級鬥爭，對於敵人所進行的猖狂破壞活動熟視無睹。

有一些人所以會產生這種太平麻痹情緒，主要的原因，是這些人忘記了這樣一條真理，就是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事業愈是向前發展，階級鬥爭將愈變得尖銳化和複雜化。他們忘記了我們要消滅剝削階級，而剝削階級却要恢復它的統治地位，忘記了在過渡時期，社會主義建設同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改造和破壞社會主義改造，正是敵我鬥爭的主要內容。因此他們非常滿足於我們過去鬥爭中所取得的勝利，他們認為幾年來國內的反革命分子鎮壓得差不多了，即使贖下幾個，數目也不大了，他們說：“幾條小魚，翻不起大浪”，“寫幾條反動標語，還能把蔣介石寫回來？”在他們看來，我們大可以高枕無憂了。甚至有的人因為迷惑於當前的所謂“太

平景象”，主張我們應該“馬放南山，刀槍入庫”。這是什麼想法呢？這實質上是叫我們不要繼續加強我們的國家政權，加強我們的國防，加強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這是多麼危險的想法！這種想法難道不正是敵人日夜所盼望的嗎？很顯然，這種盲目樂觀的輕敵麻痹思想是極端有害的、危險的。

也有人說：“反革命分子在別的單位裏可能有，我們這單位是不可能有的。”他們以為反革命分子一定在很遠的地方，長得青面獠牙，隨時要傷人的，自己周圍的人還不是同自己差不多，怎麼會有反革命分子呢？誰都知道，反革命分子從來是不會在額上寫下自己的身份的，敵人既然會鑽到工礦企業和農村各部門中進行破壞，為什麼不能鑽到其他一切單位，鑽到我們這個單位來呢？同時，反革命分子並不是如有些人想像中的外形兇惡的人，反革命分子可以用各種美麗的、迷人的外表偽裝起來。例如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大多是一些“作家”、“教授”、“文藝理論家”，他們手裏拿的不是刀、槍，而是紙、筆，口裏說的不是粗言大語，而是滿口“理論詩文”，一副書生的樣子，他們中間很多人而且表現得對人特別“熱情”“誠懇”，可是根據揭露的材料來看，他們的用心比狼還狠毒，他們的計謀比一般的反革命分子還要陰險，這不是很明顯的事嗎？

太平麻痹思想特別表現在有一些人的自由主義毛病上。自由主義有許多種表現，其中最嚴重的，有：（一）亂介紹人，只要是熟人、同鄉、知心朋友、老同事，總以為他們沒問題，隨便把他們介紹到國家機關裏，或人民團體裏；（二）聽了不正確的議論不爭辯，聽了反革命分子的話不報告，只要不關自己個人

的事，少管爲妙；（三）不遵守組織紀律，隨便洩露國家機密。

自由主義在我們革命隊伍中造成了漏洞，爲敵人開了方便之門，因此它實際上幫助了革命的敵人。

廣東省人民法院最近審判了一個混入機關內部進行反革命破壞的蔣賊特務組織——“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華東工作委員會粵穗區工作站情報組”的案件。主犯王砥中是這個“情報組”的組長。他用欺騙的手段，混進了廣東省建築工程局設計公司，當了一級技術員。王砥中先後搜集了我們軍事、政治、工程等各方面的情報共二十多件，秘密送給香港蔣介石賣國集團的特務機關。他的這些情報，除了少數是利用本身職務，從他自己經辦的幾種工程設計情況中得來的以外，大多數都是利用我們許多人的自由主義取得的。這個設計公司所承辦的設計工程的設計圖樣，沒有專人負責，也沒有保密的制度，公司的人們包括負責幹部在內是這樣想的：設計圖樣大家看看有什麼要緊，怕什麼？所以大家都可以看。王砥中就鑽了這個空子，把許多重要的工程秘密報告給蔣介石了。這個設計公司爲了全國工程需要，經常有人員調動，在嚴重的麻痹和自由主義空氣裏，這些調動都是隨便亂說的，根本不保密。例如一個技術人員要被調到某地某項重要的甚至是很機密的工程上去了，於是大家都知道了。無心的人只知道某某人要調到哪裏去工作就算了；有意的反革命分子，就從這裏得知某地正在建築某項重要工程的情報。事情比這還要糟糕的，是這些上調的麻痹和自由主義的人們，到了新的工作崗位，還要寫信回來，熱情地報告工作情況，以至把國家的機密都毫不吝惜地寫